

血淚仇

新 型 秧 歌 劇

(三 幕 十 七 場)

麥 木 端 烟 一 顏：編改 羽 健 馬：著原

趙 李 光 帥 瀝 李 準 黃：曲配



中 原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秧歌劇——

敵團第四次演出的節目，是一個新型秧歌劇：「血淚仇」。「新型秧歌劇是什麼樣的劇呢？它和舊秧歌又有什麼不同呢？」一位朋友這樣問我。現在僅就我個人的一點極淺薄的理解，來開單地談一談：

(一)

「戲劇是為人民服務的」，這是今天我們每一個戲劇工作者的口號，是我們每一個戲劇工作者的行動指南——這個口號的正確性，我相信是沒有人懷疑的，因為我相信：沒有人會認為：戲劇是為專制獨裁，製造內戰的反動派服務的，除非他自己是法西斯的走狗，專制獨裁的暴君。

戲劇是為人民大眾服務的——這已是千古不滅的真理，那麼，如何「為」？就是我們每個戲劇工作者當前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首先，我們應該研究：所謂「人民大眾」是誰？無疑地，既云「人民」，當然就不是「抗戰中發『國難財』」抗戰後發「勝利財」，到東北發「接收財」的「政府要員」；既云「大眾」，當然更不是少數的壓迫者，剝削者官僚，地主，資本家——換句話說：人民大眾，就是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人農民，和武裝起來的工農——走出工廠田莊，拿起槍桿為了祖國的獨立自主，和人民的民主和平而戰鬥的士兵；以及革命的知識份子，小市民，商人……

「那麼戲劇怎樣為人民大眾服務呢？」——用最簡單的話來回答，就是：我們研究的體，是用我們的觀點，思想感情，來說說他們心裏的話的，是傳達他們的思想感情，是表現他們的要求和鬥爭的；

他們有了我們的戲以後，能够懂，能够接受，而且喜歡；喚起他們的埋藏着的力量，由此更進一步地鼓勵他們，團結他們，教育他們，組織他們，使他們行動起來，爲當前的自己的要求和理想而起來鬥爭。

「什麼樣的形式，能使人民大眾看了之後，懂，接受，而且喜歡呢？」在當前，我們的回答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形式，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形式——民族形式，民間形式，也就我們普通常說的「舊形式」。

因爲「舊形式」是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所以我們提出：「利用舊形式」；然而又因爲舊形式在內容上（有的甚至在形式上）多是含有毒素的，是歌頌封建，舊禮教，宣揚迷信的，是愚民的，是非人民大眾的——是反人民大眾的，所以我們又提出：「改造舊形式」。提起「舊形式」，有人可能首先就想到平劇（即京劇，或皮黃劇），而且還可能跟着就這樣說：「平劇就是人民大眾自己的形式，是他們能懂，能夠接受，而且喜歡的——不信，請看演平劇的戲園子裏，不是常常有很多老百姓去看的？而且他們不是還拍手叫好嗎？那麼爲什麼還要提出改造呢？」

我們不能說他這話完全不對，然而我們要說他講這話是只有到了現象，而沒有看到本質。我們不能因爲只看到很多老百姓到平劇園子裏去，而且在那裏拍手叫好，就認爲他們愛了它，接受了它，爲它；它；也不能因此就說：平劇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

是的，平劇本來是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然而，早在幾百年前，統治者就把它從人民大眾手裏奪過來，搬到宮廷裏去，把它變成統治者的統治工具之一，變成非人民大眾——反人民大眾的東西了。人民大眾之所以常到平劇園子裏去，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與需要相符合，尤其是在政治生活有了民主自由，經濟生活有了保障的情況下，他們更需要有自己的文化藝術生活。然而百多年來，壓迫，剝削人民的統治者，既不允许人民大眾有自己的文化（戲劇），也不允許有歌頌人民大眾，反映人民

大眾生活和鬥爭的東西存在。於是，自己真正喜愛而又需要的東西沒有，就只好去看那含有毒素的，爲統治階級作宣傳的舊形式舊內容的戲劇了。

然而他們決不是盲目的——是的，我也看見他們在平劇園子裏拍手叫好，但是，他們的拍手叫好是有着堅定的人民大眾的立場的——這一點我可以舉出我所看過的三個戲爲例：（第一個，是反動的，舊內容的舊形式的戲；第二個，雖然也是舊內容的舊形式的戲，然而它的內容是與現實鬥爭相結合的；第三個，則是以現在的觀點，並且是以羣衆爲主角的舊內容舊形式的歷史劇。）

（1）有一次我看「四郎探母」，演楊四郎的那個人，唱的很好，當他最後唱到：「站立宮門叫小番」時，那個「番」字，提得特別高，給觀衆極大的刺激，這時觀衆給他鼓了掌，但當他唱完這一段，進到後台去了之後，我聽見後面有兩位老嫗互相議論着：「楊四郎是個漢奸」！這完全證明他們之鼓掌，純粹是鼓的「技術掌」；而決不能說老百姓受到平劇園子裏去，並且在那裏鼓掌，就是他們「接受」而且「喜歡」其內容。

（2）最近，大眾劇場，在「閻王進京」之前所演的：「打漁殺家」——這是舊形式舊內容的平劇中的一齣極好的戲，是替人民說話的戲，是描寫被壓迫被剝削的勞苦大眾起來打倒壓迫者剝削者統治者的戲，是反映人民的反抗和鬥爭的戲！從觀衆不斷地給蕭恩的鼓掌中，我們可以看出觀衆是接受，而且喜歡了這個戲。

（3）「閻王進京」，就是被改換了的舊形式舊內容的戲，在這戲裏，「崇禎皇帝」（這樣的角色在舊戲裏，一貫是被處理爲「主角」，並且是被「萬民愛戴」的），不但是個陪襯，而且是被處羅爲近似「配角」一類的東西了；而相反的，在舊戲裏一貫被處理爲「配角」，爲陪襯，只是供封建統治者的「威風」的人民大眾，今天在這戲裏做了主人。這是真正的人民大眾自己的戲，是描寫人民大眾的生活和鬥爭的戲，是人民大眾翻身的戲！在這個演出中，沒有聽見觀衆給「崇禎皇帝」鼓過一下

掌，而相反地，對於人民大眾的反抗，觀眾是不斷地報以熱烈的掌聲（如飢民打差役，打「飲差」，餓殍成山，餓殍成河……等）。

這完全證明：人民大眾的眼睛是明亮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們有明瞭的是非，強烈的愛憎，——他們知道他們喜愛什麼，憎恨什麼。

我們不反對演平劇，我們反對的是演那在內容上是反動的，含有毒素的「四郎探母」這一類的平劇；我們不反對「打漁殺家」，更贊成演「關王進京」，因為後二者是人民大眾能懂，能接受而且喜歡的歌——我們戲劇工作者這方面來說，是用我們的觀點和思想感情說他們心裏的話，傳達他們的思想和感情，表到他們的生活和鬥爭的戲——一句話，最爲人民服務的戲。

把人民大眾自己的東西，加以改造和藝術上的加工，再還給人民大眾——利用舊形式，改造舊形式，把新的內容注入到人民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裏，使它變質——創造出反映現實，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鬥爭的，爲人民大眾所接受所喜歡的民族形式的新戲劇，就是我們戲劇工作者的當前急務。

(二)

民間藝術的寶藏是無量的，我們發現了的就已經有很多種。而其中，時歷千百年，地遍全國各省，最爲廣大人民所熟悉，所喜愛的形式，就是秧歌。

秧歌——顧名思義，就可以知道它是從人民中來的，從勞動中來的，從生活中來的。從字面，我們還可以追溯到它的起源：「秧歌」，就是廣大農民春插秧的時候所唱的歌——這裏面洋溢着無限量的對勞作的感情，對土地的愛！後來漸漸發展，在不插秧的時候，在他們從地裏勞作回來的時候，在他們收穫後享受他們自己勞動的果實的時候，他們也唱這樣的歌，而且加上他們插秧時候的實際動作——這就成爲一種歌舞形式的東西。

隨着社會的演進，人民的生活逐漸複雜起來，人民的思想感情也逐漸複雜起來；這時他們不但要

求有他們自己的文化藝術生活，而且也不能滿足於只是表現他們的勞作的東西了，於是他們的秧歌就要求着除了插秧以外的新內容。

於是，逐漸地，「戀愛」變成了舊秧歌的最普遍的主題——這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是有它的積極的，甚至革命的意義的。因為在封建社會裏，廣大的人民，物質生活上受着重重的剝削與壓迫，精神生活上帶着千萬條的枷鎖與束縛；他們食不飽，衣不暖，他們沒有思想，行動，言語……一切的自由，他們連正當的愛情生活都得不到滿足——就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一方面把他們的痛苦，抑鬱，以至反抗的火焰在他們的「調情」的藝術作品中發洩；另一方面，也曾用這「調情」的藝術作品，對於束縛他們，壓迫剝削他們的封建道德，封建制度；與以猛烈的抗議和破壞，並對統治者加以醜化和諷刺。

其次，舊秧歌的另一內容，就是：向統治者「獻情」（拍馬）——我小的時候，常看見這樣的秧歌：每逢過年過節，一二十人的秧歌隊由「傘頭」（據說東北叫「扇公子」）打着傘，（或舉着燈籠，拿着扇子，）在前面率領着，到當地的「衙門」，土豪劣紳，或地主家裏去拜年拜節，給他們「歌功頌德」，祝他們升官發財，人口興旺，長生不老……這樣的「秧歌」，實際上已經變了質，它已經不是人民自己的藝術品，而變為統治者統治工具之一了。

今天，在我們中國廣大的地區中（解放區），勞苦大眾已經翻了身；在那廣大的地區中，勞苦大眾做了主人。今天，他們過着民主自由的新生活；他們參加着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一切民主的建設；他們身經百戰，有着豐富的鬥爭經驗；在他們的生活裏，充滿了鬥爭的內容；……他們有着嚴峻的鬥爭觀點，高度的階級覺悟，他們完全摒棄了舊秧歌中「獻情」統治者的內容，他們把那種秧歌叫做「灌漣子秧歌」（據說東北叫「貳屁股秧歌」）。他們也不滿足於只是描寫男女調情的舊秧歌的主題了，因為：在今天，戀愛在他們的生活裏，已經降到極不重要的地位上了；今天，在他們的生

清異，是有着比戀愛千萬倍重要，千萬倍有意義的東西——他們要求着這樣的東西做爲他們作品的主題。

我在前面講過：民間形式很多，在我們已經發現了的這許多民間形式中，最普遍，人民大眾最熟悉，最喜愛，而且人民大眾自己能够最熟練地運用的形式，就是秧歌。

秧歌，可以說是封建社會農村中，所發農民感情的唯一的藝術形式，它在形式和表現方法上，都是人民大眾所喜見樂聞的；並且，人民大眾完全能够利用這種形式把他們自己的新生活，具體地生動地表現出來——在解放區，有不少優秀的秧歌，是人民大眾自己創作的。

然而，若完全像舊秧歌那樣，只是「傘頭」（傘骨）（或扇）（或扇子）在前面領着，許多人花花綠綠的跟在後面，扭一扭，唱一唱，是絕對不能表現今天廣大人民的豐富的偉大的生活和鬥爭的，是決不能反映這豐富偉大的現實的！所以，這裏，就要求着對它的突破！於是，新內容要求適於容納它的新形式——也就是說：新內容注入到舊形式裏，使它起新的變化。——因此，我感到：我們今天談：「利用舊形式，改造舊形式」的問題，決不是一個「舊瓶裝新酒」的問題——「舊瓶裝新酒」，是消變瓶不變，而我們今天的「利用，改造舊形式」，則是：內容變，形式也變，——這是現實的要求。

新內容注入到舊形式裏使它變質後與它結合而產生出來的東西，就是：秧歌劇。

今天的秧歌劇，是從舊有的秧歌胚胎出來，吸收了民歌，民謠，舊秧歌舞，舊秧歌門，地方劇，平劇，話劇……的成分，結合而成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迅速，明瞭，具體，生動，有力地反映了羣衆的生活和鬥爭的。所以，它最容易爲廣大人民所接受，而成爲他們自己的東西。

今天的秧歌劇，是歌頌人民，歌頌勞動，歌頌民主和平的新生活，歌頌爭取和平民主的自衛戰爭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暴露統治者的壓迫剝削人民，暴露反動派的專制獨裁，暴露專制魔王發動進行內戰屠殺人民的罪行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自人民中來，經過戲劇工作者的改造和藝術上的加工後，又還給人民的——今天的秧歌劇是屬於人民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翻了身的，解放了的，人民大眾的藝術。

在今天的秧歌劇裏，人民大眾——和在解放區的政治舞台上——是作了主人的。

今天的秧歌劇，是新歌劇，是羣衆的歌劇。

解放區的老百姓，把今天的秧歌劇，叫作「鬥爭秧歌」。

(三)

我們大連四十餘年，東北十四年，受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和蹂躪；我們千千萬萬的同胞，在日寇鐵蹄下，挨冷受餓，挨打挨打，過着牛馬不如的日子……在這四十餘年（東北十四年）的生活當中，有着多少可歌可泣的史實？有着多少流血流汗的鬥爭？更有着多少千載難忘的血淚仇！

我們東北秧歌，是全國馳名的。我在很小的時候就看見過東北老鄉扭秧歌；後來在關裏各地也都看見過東北老鄉扭的很好的秧歌。然而，在日寇統治下，根本不允許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反映真實的現實的藝術。於是，我們這寶貴的民間藝術，就被逼得變成「祇屁股」的東西——十餘年來，在三月一日——所謂「滿洲建國紀念日」——或五月二日——所謂「訪日宣詔紀念日」——這類的日子裏，被逼着「慶祝」，被逼着唱着「日滿親善」，「日滿一德一心」……一類的東西，來歌頌我們人民自己的敵人；逼着「滿」皇帝和日本天皇。

今天，日寇被打倒了，東北人民大翻身了！我們的文化藝術，應該，而且必需，在這時候來一個大翻身！

讓我們掘出我們東北民間藝術的豐富的寶藏，用它們來表現我們這部豐富的偉大的鬥爭史吧！
讓我們把這四十餘年（東北十四年）的血淚仇，向全世界控訴吧！

讓我們的孩子孫萬代永遠記住這四十餘年（東北十四年）的血淚仇吧！

我們這次介紹性質的演出，如果能：（一）引起大連市戲劇工作者對民間藝術的注意，大家致力於利用創造形式的工作，我們共同研究，共同努力，創造出真正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所喜見樂聞的，表現人民的生活和鬥爭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歌劇來；（二）能引起人民大眾對於自己的藝術的真正認識，掌握它，改造它，用它來表現自己，並更進一步，創造出自己最喜見樂聞，最能表現自己的生活 and 鬥爭的新歌劇——就是我們衷心所希望的。

三五年七月七日·大連。

本 事

日寇給中國人民帶來血腥的屠殺，天災人禍，給河南老百姓帶來了死的災難。大水破堤淹沒了豐沃土地，推走了莊田，地旱的裂開了縫，吸去了人的一切收穫，蝗虫漫天漫地刮光了田地裏地一切生物，本來這些自然界的災難在有些地區，如解放區是能得到解決的，但在河南那樣黑暗統治的地區是沒有絲毫辦法，何況又加上「湯災」，就是那個有名的「湯軍長」湯恩伯，他使河南人民在天災之外又加上這人禍，湯恩伯乾了河南老百姓的血，推走了他們的生命。「水旱蝗湯，河南遭殃」這是表現河南苦難的最形象的語句。

農民王仁厚，爲了買自己的獨生子東才不去當壯丁（本來規定獨生子是不抽的，但是反動派却是不管這些的，他們只要人民的血，人民的命）賣掉了家裏僅有的老墓地，生活逼得他們沒辦法，東才去山上砍榆樹皮當飯，却被保長碰見，說山是他的私有財產，把東才毒打一頓之後，還要罰款，對王家來說已經是沒法來渡過這一難關了，可是禍無雙至，禍不單行，反動派爲進攻抗日民主政權的根據地——湯區——于是又大批的抽抓壯丁，當然壯丁又會落到最窮苦的人的身上，用保長又到了王仁厚家裏，撕毀了從前買壯丁的收據，硬逼王仁厚交出兒子，怎麼辦呢，東才是這家裏唯一的勞動力，離開了他全家人就只有死，沒辦法，在全家痛哭之下賣掉了東才的女兒桂花，贖回了東才，河南是個人間的地獄，王仁厚全家不甘心等死，決定全家逃難，臨走去祭一下祖先的墳，在祭墳回家的路上東才又爲軍隊抓去，王仁厚到保長那裏去質問也是無效，反被打了出来，唉，保長他們要賺錢，要抓人，要滿足他們的慾望……死的恐怖籠罩了這個家庭，他們連夜的逃出了家門。

好容易逃出了家門到了陝西，可是這地方還是那「湯災」的地方啊！在一個夜晚他們一家宿在龍王廟裏，狗軍隊把東才媳婦拉走強姦，她不從就被用刀砍死，東才的娘實在熬不下了，就撞死在媳婦的屍旁，一家人就剩下了祖孫兩代，埋掉了死人以後兩個人茫然地無所適從，碰巧遇到一個老漢給

他們指了一條明路，叫他們到共產黨邊區去，說逃難到那兒的河南人都過了好日子，那兒是窮人的天堂。王仁厚雖然懷疑，但又沒有別的路，祖孫兩個就連夜的跑進了邊區。

邊區確是一個世上天堂，那裏沒有災難飢荒，人民安居樂業，緊張的工作，那裏的官和老百姓一樣，給老百姓做事，……王仁厚一到了之後就有了一個溫暖的小家庭，老百姓像親骨肉一樣的愛護他們，祖孫兩個得了救，愉快地過着夢想不到的好日子。

王東才提到軍隊裏過着非人的生活。

反動派進攻邊區遭到失敗就無辦法，大施展其起家的本領，運用特務政策，王東才就在軟硬夾攻，毒打，手槍壓脅之下被逼當特務派入邊區，放毒藥，探情報，畫地圖，暗殺……結果放了毒藥毒了自己兒子小珍，差一點用斧子砍死自己的父親。他用話蒙過了父親。

王東才又知道「娘和媳婦是怎樣死的，這內心的苦痛使他不能再忍下去，他決定回軍隊去殺仇人報仇，但邊區組織是嚴密的，他沒法去。國反被捉了回來，邊區對做反動派逼着做了特務的人是寬大的，只要他能坦白的說出一切。王東才坦白了，他被邊區的人們歡迎着，父子諒解了，王門三代在邊區開始了自己幸福的生活。

反動派的進攻邊區被英勇的八路軍擊潰了，暗藏的敵人被逮捕了，在慶祝勝利慰勞軍隊的歡呼中，王東才和其他的年青人，參加了自己的八路軍，爲打日本，報仇，英勇的戰鬥去了。

在這邊區，王東才現在觀察面前的是同一國家裏的兩個世界，一個是人間地獄，一個是地上的天堂。這些事情在國裏是人人皆知的，在大連的同胞却是生疏的。這裏告訴給我們觀察，誰不抗戰而屠害人民，誰又是真正爲人民服務，以決抗戰，建立起人民幸福的生活。

不只在河南，在湖南，廣東，四川，有數不盡的王仁厚式的家庭。同時在解放區，共產黨邊區建立了無數的苦難人民的幸福家庭。這是不容歪曲的事實，這又是抗戰期中血與淚交織成的史實。

人物表

王仁厚：五十餘歲，老農民，河南難民。

王妻：五十餘歲，仁厚妻。

王東才：仁厚子，三十歲。

東才妻：二十八九歲。

桂花：東才女，十四歲。

拾兒：東才子，九歲。

田保長：王仁厚所住的一保的保長，三十餘歲。

保丁：田保長的腿子，二十五歲。

郭主任：聯保主任，田保長的上司。四十三歲。

孫副官：中央軍湯恩伯所屬軍隊中的副官三十歲。

韓排長：孫所率領之隊伍裏的排長，後升為連長，二十餘歲。

兵甲：韓之腿子。

兵乙：韓之腿子。

壯丁甲：東才。

乙：二十餘歲。

丙：十餘歲。

丁：三十歲。

馮兵漢：五十餘歲。

變工隊甲：老胡，三十來歲，河南難民，逃到共產黨邊區後圓了身。

乙：二十來歲，邊區農民。

丙：二十來歲，同上。

丁：同乙丙。

鄉長：邊區的鄉長，二十多歲。

張大娘：邊區老農婦，十幾年前由河南逃荒到邊區的。

小海子：二十來歲的農民。

黃金貴：學生，參加到邊區裏的反動派特務。

八路軍連長：二十四五歲。

八路軍連副員：十六七歲。

八路軍軍醫：二十多歲。

婦女甲：二十來歲。

乙：二十來歲。

小孩：十三四歲。

自衛隊甲：二十來歲。

乙：二十來歲。

羣衆及自衛軍數人。

分場說明

第一幕

第一場：情節，荒年，借貸。

人物：王仁厚，河南某縣。

時間：五六月間，正熱的時候，正午後。

地點：王仁厚家門路上。

第二場：情節，派丁。

人物：田保長，保丁。

時間：同第一場。

地點：去王仁厚家路上。

第三場：情節，派壯丁，賣女。

人物：王東才，東才妻，蓮花，拾兒，王仁厚，田保長，保丁，王東才。

時間：同第一場。

地點：王仁厚的家裏。

第四場：情節，計議抓壯丁，派款。

人物：孫副官，郭聯保主任，田保長，韓排長，兵甲。

時間：第一場之第二天。

地點：聯保辦公處。

第五場：情節：祭墳，抓壯丁。

人物：王仁厚，王東才，拾兒，韓排長，兵甲，乙。

時間：同第四場。

地點：王仁厚祭墳回家的路上。

第六場：情節：逃離。

人物：王仁厚，王妻，東才妻，拾兒。

時間：四場當天的傍晚。

地點：王仁厚之家。

第二幕

第七場：情節……押解壯丁。

人物：壯丁甲，乙，丙，丁，兵甲，乙，韓排長。

時間：距第一幕有十來天。

地點：押解壯丁的路上。

第八場：情節：龍王廟遇難，指路。

人物：王仁厚，王妻，東才妻，拾兒，韓排長，兵甲，乙，馮老漢。

時間：距第一幕半月後，傍晚。

地點：陝西某縣的一座龍王廟。

第九場：情節：進攻邊區，派特務。

人物：孫副官，韓排長，兵甲，王東才。

時間：六七月間。

地點：中央軍與八路軍邊區的邊境地帶。

第十場：情節：進邊區。

人物：王仁厚，拾兒，變工隊甲，乙，丙，丁，鄉長，八路軍連長，八路軍通訊員。

時間：七月間。

地點：邊區邊境的山上。

第十一場：情節：安家。

人物：老胡，王仁厚，拾兒，張大娘，變工隊甲，乙，丙，丁，鄉長，海子。

時間：十月的第二天。

地點：邊區裏，王仁厚的新家庭。

第三幕

第十二場：情節：接頭。

人物：黃金貴，王東才。

時間：七八月間。

地點：黃金貴的鐵鋪。

第十三場：情節：生產樂。

人物：王仁厚，拾兒，張大娘，老胡。

時間：十二場後兩三天。

地點：山頭地裏。

第十四場：情節：投訴，中斷，解救，送信。

人物：王東才，王仁厚，拾兒，張大娘，老胡，八路軍軍醫。

時間：十三場的下午。

地點：村口。

第十五場：情節：逼刺，刺父，父子重逢。

人物：黃金貴，王東才，王仁厚。

時間：十四場的晚上。

地點：同十四場。

第十六場：情節：鳴家，^{鳴家}家。

人物：王仁厚，王東才，拾兒。

時間：十五場的夜晚。

地點：王仁厚家。

第十七場：情節：政府忙，坦白，提報，參軍。

人物：王仁厚，老胡，^{鄉長}，縫工隊乙，丙，丁，自衛隊甲，乙，婦女甲，乙，小孩，張大

娘，拾兒，黃金貴，八路軍連長，八路軍通訊員，羣衆及自衛軍數人（可多可少）。

時間：十六場的第二天。

地點：鄉政府。